

薛永应

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 战略大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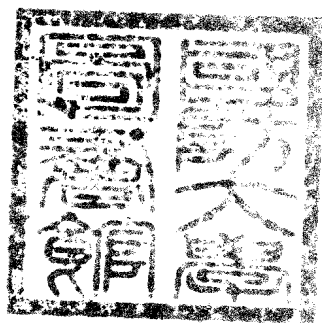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生产力 发展战略大思路

国家社会科学

“七五”计划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薛 永 应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大思路

ZHONGGUO SHEHUI SHENGCHANLI
FAZHAN ZHANLÜE DA SILU

薛 永 应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秦皇岛卢龙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印张 132,000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01-000366-3/F·116 定价 2.70元

序 言

自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已成为一个异常复杂的巨大系统。承担着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职能的国家政权或其他社会中心，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充实的、有坚实理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

所谓“完整”，就是要求这个战略，必须把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领域和主要侧面都纳入自己的考察视野和调控范围。这里的“领域”，至少包含农业、工业、建筑业、商业和运输业等重要产业部门；这里的“侧面”，至少要纳入生产力因素、因素组合方式、生产力系统总体这三项，特别是对它们的评估和优化分析（如有可能，最好还纳入生产力系统运行环境的评估和优化分析）。我国以往的社会发展战略，主要领域都纳入了，但在评估和优化分析方面缺口较多。

所谓“充实”，就是要求所制定的战略（这里仅谈生产力发展战略）不只是单纯的目标设定，而应该有定性的和定量的现状评估，有明确的优化方向，有多层次、多方位的生产力系统工程组织纲要，有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客观要求的考核方法和考核指标，有针对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的预设调控方案，等等。这些，我国是比较薄弱的。

所谓“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是要求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战略不只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那些生产关系规律的基础上，而要同时建立在生产力经济学所揭示的生产力规律的基础上。我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缺少后者。

所谓“发展战略”，就是一个国家用以使原来低下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经济、社会状态，转变为比较发达、比较先进的状态的总方针和总政策。而这里所谓“生产力发展战略”，就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目标、发展途径和增长模式以及结构、规模、布局、时序等等根本问题的长期总体规划。生产力发展战略，作为对生产力运动施加积极影响的对策总和，无疑要以整个社会生产力规律体系为基础。

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人们关于生产力规律体系的正确认识，可以浓缩、凝结、转化为下列三条原则，它们构成现代生产力发展战略的最一般（不论社会制度）和最根本（处于基础地位）的指导思想。

第一条原则是“现代化原则”。就世界范围来说，人类的生产力正由普通机器体系向智能机器体系过渡，由电气化向电子化过渡，一句话，正由第二代生产力向第三代生产力过渡。处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哪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战略，都不能不遵循“现代化”的原则。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概念，就是说，无论衡量哪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都必须使用各国共同的标准。当然，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因而在阶段目标、发展步骤、发展方式和发展速率上不能一律。

第二条原则是“整体化原则”。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多因素、多侧面、多层次的复杂的整体，因此，我们在制定社会

生产力发展战略时，必须通盘考虑生产力的载荷型、凝聚型、媒介型、运筹型等等因素的顺利形成，考虑生产力的结构、规模、布局、时序等等侧面的最佳组合，考虑生产力系统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等外部条件的有效协调，以实现社会生产力系统的最大总体功能。约而言之，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战略必须是整体化的战略，而不能是“重”其一点，不及其余，因而片面性极大的，支离破碎的“战略”。

第三条原则是“智能化原则”。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不断智能化规律，即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因素占有愈来愈大的份额，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这样一种历史趋势。这种“科学力”表现为：劳动者因接受更多的现代教育而由“体力型”进化为“文化型”，以至“科技型”；生产工具因有更多的科学知识物化其中，而由“手工工具体系”进化为“普通机器体系”，以至“智能机器体系”；生产管理因科学的力量而由“经验管理”进化为“科学管理”，以至“系统化科学管理”；作为“科学的物化”的技术体系，则由“手工器械—体力技术体系”进化为“机器—蒸汽—电力技术体系”，以至“智能机器—新能源—电子技术体系”；等等。社会生产力的这一基本规律要求我们，必须以实现生产力的智能化为目标，同时在发展方式上又以智能化为手段，即以智力资源的开发带动物力资源的开发，以物力资源的增长保证智力资源的增长。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并不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因为生产力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下实

现。并同这些因素交织，表现为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但是，生产力确实又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存在着，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运动着；其他因素，无论是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都在它所发挥的最终决定作用之下和它所提供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运动和发展。因此，从理论上把“社会生产力”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取得正确的认识，据以制定战略，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也就客观地规定了“生产力发展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生产力发展战略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和基础。说是“核心”，那是因为无论人们意识到与否，任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事实上都围绕着生产力发展战略的总目标而展开；说是“基础”，那是因为所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是以生产力发展战略为根据而构建。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复杂多变、百态千姿的现代生产力系统，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充实的、有坚实理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就无力驾驭这一系统，更不要说去完善它、改造它了。这样，也就谈不上完整而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力已经不再是单凭经验和手工就可以做到的简单作业。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变化的，只有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等数学和电子计算机才能实现的社会系统工程。生产力发展战略就是生产力系统工程的蓝图。这样一来，现实生活又对生产力发展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制定的战略必须是在系统科学的指导下，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制定的，符合现代化、整体化、智能化三原则的战略。用这一标准衡

量,我国的战略工作确实还有待努力,以期早日达到这样的高度。这也正是我们选择本课题,希图一献绵薄的初衷。

一切的回顾都合成这样一个看法: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战略应该攀登新的高度,首先是应该有一些新的大思路。当然,不是说原有的思路都不好。原有的思路在许多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们符合或大体符合我国的国情。例如:①通过对旧中国生产力状况的评估,特别是对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生产力状况的评估而提出的以工业化为基础国策的思路;②以农业为基础的思路;③以发展乡镇企业为实现我国农村经济腾飞的最重要途径的思路;④以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牢固基础的思路;⑤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制约单纯追求数量增长倾向的重要手段,以至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根本途径的思路;⑥以科学为第一生产力的思路;⑦以教育为未来生产力的思路;⑧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生产力发展重要推动力的思路;等等。但是,这些思路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有的思路已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有的思路局限于指出大方向,没有具体的、有力的、完善的措施予以落实;有的思路则多少有一点儿片面性,以致实际执行中出了一些偏差。总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战略,从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还没有完全跳出旧的,即“速度型”的“翻番战略”的框架。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的根本性的缺陷。

我们的大思路力图跳出这个旧框架,找到一种新的模式。我们关于生产力的现状评估和目标选择(大思路之一和之二),关于战略关键(大思路之三)和发展方式(大思路之

四和之五)的寻求,关于生产力发展的主旋律(大思路之六)的探索,都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但是,我们还认为,尽管我国应该选择的^①生产力发展战略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模式,但有一点是必不可少、贯穿全局、统率诸方的,那就是我国应该在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去实现生产力因素的内涵优化的同时,更加着重地依靠正确而周密的产业政策去实现生产力系统的结构优化,以及依靠这两者去取得适度的经济增长率。这也许就是一种适合我国需要的,“智能化成长兼结构型优化”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吧。

本书是国家“七五计划”期间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问题研究”的总报告。参加课题工作的有20人,其中,王师勤和韩朝华同志参加了调查研究以及提纲和初稿的讨论,李晓帆和张德霖同志除参加调查研究外,还参加了提纲、初稿和定稿的讨论。我本人则负责整个课题的调研组织、提纲设计、初稿起草,直至最后修改定稿。因此,这份研究报告中如有错误和缺点,概由我本人负责。同时也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薛永应

1990年8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低二元结构”：现状和起点 ——大思路之一	(1)
“高二元结构”：目标和基础 ——大思路之二	(78)
“劳动力素质工程”：关键和首位 ——大思路之三	(108)
“中国式绿色革命”：捷径和坦途 ——大思路之四	(144)
“节约型工业生产力系统”：困境和转轨 ——大思路之五	(158)
“有机化和高度化”：主旋律和大政策 ——大思路之六	(175)
结束语	(191)
注释	(194)

“低二元结构”：现状和起点

大思路之一

要为我们国家制定一个完整的、充实的、有坚实理论基础的生产力发展战略，必须首先搞清楚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现状。这是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战略的起点。

关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现状，在理论界和决策层中流行一个看法，认为是“低水平，多层次，不平衡”。这个判断大体上可以接受，但失之笼统。

“低水平”：生产力是人类千百万年的创造和积累，今天的水平当然比昨天高，明天又会比今天高，因此，简单地说某国、某地的生产力水平“高”或“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多层次”：在任何生产力时代，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下，生产力都是多层次的；人们必须评估的是，到底存在哪些含有巨大数量差别或品质差别，从而含有“等级差别”或“世代差别”的重要层次；否则，简单地说“生产力多层次”，不能告诉人们任何新的信息。

“不平衡”：情况同层次问题相仿佛。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绝对平衡的社会生产力，无论在地区分布上还是在部门分布上都一样；需要人们确定的是，到底哪些方面不平衡，程度如何，是“总体差”还是“结构差”，是“微量差”还是

等“级差”以至“世代差”，等等。

总之，如果不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仅仅根据那笼统的三句话，是不可能制定出科学性和可行性都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来的。

因此，我们另辟蹊径，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评估。

一、评估我国生产力现状的方法

评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现状，首先要建立科学的和完整的生产力观。所谓生产力观，就是人们对生产力的看法。生产力是怎样的，就怎样看和怎样说，这就是科学的生产力观。生产力有多少本质内容，就说多少本质内容，这就是完整的生产力观。事实证明，生产力是一个系统，是各具特质的生产力因素在特定的关联方式和数量配比下，在适当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的，能够创造特殊使用价值或提供特种劳务的有机总体。

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在考察并评估某种生产力的状况时，必须从三个层次入手，并使三者统一起来，依次作出各个层次的结论和总的结论。

这三个层次是：

（一）生产力因素评估

生产力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细胞形态。如果条件具备，应该对其9个要素（劳动力、工具、能源、基础设施、材料、科学技术、信息、教育、管理）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估；如果受条件限制，至少也应该对前4个实体性要素进行评

估。

（二）生产力因素组合方式评估

生产力系统是按特定方式构成的，在生产力因素既定的前提下，组合方式对系统的功能和效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据我们分析，生产力系统存在四种基本的组合方式：

1. 质态组合。指生产力因素在构成生产力系统时在物质属性上互相适应的那种联系状态。通过这种联系，生产力因素之间互相提供运转条件，互相进行实物补偿。这是生产力系统内部进行物质转换和能量传递的一种特殊方式。质态组合的现实形态就是结构经济，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地区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多个方面。结构经济，作为过程和结果，指人们根据生产力因素质态组合方式发展变化规律的要求，通过自觉地和科学地调整生产力结构，即各种投入产出链的内部适应性而取得的增产或节约。

2. 量态组合。指生产力诸因素在构成生产力系统时的数量配比。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生产力诸因素为形成一定的生产力系统所需要的比例关系，二是诸因素所结成的生产力系统的规模。量态组合的现实形态就是规模经济，指人们根据生产力因素量态组合方式发展变化规律的要求，通过自觉地和科学地选择与控制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的规模而取得的增产或节约。

3. 空间组合。指生产力诸因素在构成生产力系统时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和关联状态。空间组合的现实形态就是布局经济，指人们根据生产力因素空间组合方式发展变化规律的

要求，通过自觉地和科学地选择与控制生产力因素的空间分布而取得的增产或节约。

4. 时间组合。指生产力诸因素在构成生产力系统，即进入或退出生产力运行过程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各自在运行中所持续的时间长短。时间组合是生产力系统中每个生产力因素为其他因素发挥作用提供条件，从而也为整个生产力系统发挥总体功能提供条件的一种时间安排。生产力因素形成时间的差异性，同生产力系统结合时间的统一性，组成了一对矛盾。解决这对矛盾的主要办法就是对生产力因素的形成过程实行科学的时间组合。时间组合的现实形态就是时序经济，指人们根据生产力因素时间组合方式发展变化规律的要求，通过自觉地和科学地安排生产力因素形成过程的先后顺序和生产力因素在生产力系统运行过程中持续时间的长短而取得的增产或节约。

根据这一理论，评估一个生产力系统，要把极大的注意力投到全部四种基本组合方式的评估上。但是，鉴于量化的难度，以及取得相应统计资料的可能性，人们可以只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也是较易觅取数据的部分，例如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等加以评估。

（三）生产力系统总体评估

生产力系统具有鲜明的总体性。所谓“总体性”，就是系统总体具有的不同于因素或子系统的新功能。生产力系统的总体性是生产力因素四种基本组合方式的综合表现。对这四种组合方式分别进行的合理化，不等于系统总体的合理化。人们必须对它们统一运筹，求得最佳的总体功能和综合

效益。这种运筹，就是对四种组合方式的再组合，也就是总体组合。总体组合的现实形态就是生产力发展战略。如果说结构经济、规模经济、布局经济和时序经济都是局部对策的话，那么，生产力发展战略就是总体对策，是结构设计、规模选择、布局决策、时序安排等等的通盘规划。

正是在各具特质的生产力因素及其组合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质的生产力系统。因此，我们可以从质与量两个方面对生产力系统进行总体评估。质的方面，主要通过对生产力的各个子系统进行定性分析和综合分析，确定生产力系统总体的世代和等级，以及其他基本特征；量的方面主要通过“社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大指标来衡量。

总体评估是在因素评估和组合方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是总括性的和终结性的评估。在对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部门、不同地域的生产力系统进行比较研究时，应该以总体评估为基本依据。

二、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现状到底如何

根据以上的方法论，我们在“要素评估”层次上，选择劳动力、生产工具、能源和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4个要素，在“组合方式评估”层次上，选择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地区结构这三个最重要的方面，在“总体评估”层次上，则把以上分别得出的结论综而合之，引伸出定性和定量的总结论。

（一）劳动力要素评估

对我国劳动力的现状，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数量充裕，素质不足”。

1. 数量

从资源指标看，我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其总数高达11亿人，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属正常。1987年，我国的这一比重为65.7%，同美国（66.3%）、日本（68.2%）、联邦德国（70.1%）、英国（65.1%）、法国（65.8%）等发达国家，同苏联（65.5%）、南斯拉夫（66.3%）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同印度（58.3%）、巴西（59.3%）等发展中国家比较，相差无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第918页）。再从现役劳动者看，1987年，我国就业人数为5.28亿，1988年为5.43亿，1989年又有所增长。

这些说明，我国有非常充裕的劳动力资源，有世界上最壮观的现役劳动者大军。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最丰厚的人力基础。

2. 素质

从素质指标上看，我国劳动力总体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略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这里，首先涉及到劳动力素质的界定和量化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前提，我们就不能较好地完成评估和比较的任务。

要界定“劳动力素质”，必须依次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劳动力”？普遍的说法是，劳动力就是劳动者。这个结论并不精确。“劳动者”是一个综合性范

畴，至少有三重含义：①它是表现为体力与智力之总和的劳动力的物质承担者；②它是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生产关系的人格化；③它是表现为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参与权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取向等等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的体现者。对于生产力来说，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第一重含义。换句话说，作为生产力因素的劳动者，就是劳动力的物质承担者，其余各种关系在这里都是存而不论的。

第二，什么是“劳动力素质”？如果单说“肌体素质”，本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但若谈论“劳动力素质”，它还应包括后天的即社会培育的种种结果。而且，后者更被人们所看重。合而言之，所谓劳动力素质，就是表现在人的体力和智力上的先天赋存和后天培育的各种特征的总和。

劳动力素质的外延很广，通常被分为三大系列：①思想素质，包括道德观念、政治信仰、精神面貌、行为规范等等；②文化素质，包括科学知识、职业技能、生产经验等等；③身体素质，包括力量、速度、灵敏、耐力、柔韧等生理机能，以及身高、体重、健康等体质状况。在现实的生产力运行过程中，三大素质缺一不可。但若进行“功能分析”，则互有差别，不可一概而论。思想素质，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方向，是“导航仪”。文化素质，决定着人们的生产行为的成败和效益，从长远看还决定着生产力系统各个层次的发展和进步，在思想素质既定的前提下，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身体素质，乃一切思想活动和生产行为的“自然基础”，缺少了它，一切归于空谈，任你高风亮节，学富五